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憲宗純皇帝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
餘斤香一萬二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
收給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勅何

喬新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時山西饑人相食卽命喬新賑贖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准鹽銀及齋祠部僧道祿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萬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航海遇風卒於羊嶼

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祭贈都給事中乾亨贈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德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

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召項忠復爲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復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咎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

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素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叅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異詞謝之。卒不生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漕。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

曰。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理。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叅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爲名。黃緣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

者輒加起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顯用事者鄭時所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越旣敗文升得雪其寃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有司脩治周公廟墓歲一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監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祭上曰

朕考祭法九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彫傷國本為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

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之需。詔又疏其
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
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
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
道。輒稱貢獻。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
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詔言。詔每事
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陸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是月十四日早。該太監覃昌傳奉。上旨。廣東韶州府

巡檢劉璋。陸錦衣衛所鎮撫。着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珪

陞鴻臚序班。着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依例只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爲錄事小官也。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羣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奉。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陞一匠官。或陞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詩者皆以爲開此蹊徑。後將難

止。但未有爲。陛下言之者。是以陛下傳奉之官。一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皂隸伴當。不無耗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聖旨。陛除在外府縣官。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哉。陛下儻以臣言爲是。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照舊格。陞授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下。

文職遇有員缺悉從吏部依格具名請旨選用其在京堂上與在外方官遇有員缺亦從吏部每員推舉相應二員請旨點出俱不必傳奉其千戶百戶鎮撫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羣情安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爲然伏乞聖恩容送骸骨還鄉非但臣之幸亦好進者之幸也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薦之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

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䟽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快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䟽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後竟以檢討家居。不及踐報稱效用之言。或勸之著

述不荅。○陳獻章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輜張蓋。列梨開道。無復故態。揚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冬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繼曉爲僧錄司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虜驟入宣府。大同烽火至于圻內。○東垣王見湏有罪。賜勅切責之。

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

至。上謂見頒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母。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錄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之。

瑞等上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叅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

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實。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 傳奉官

克勤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舉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穆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

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未入。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伎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黃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須

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革罷。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

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特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非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

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救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臣民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

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孰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

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榨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馭。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榨管圖。其四下椿繩管圖。其五擡椿城管圖。其說甚詳。上可之。○時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殊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陸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
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顥爲左副都御史巡
撫山東○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處士胡居仁卒○夏四月命江西貴溪縣建象山書院祀
宋儒陸九淵兄弟○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
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余子俊
疏築宣大邊墻建墩挑塹令條事宜以聞○改陳俊爲南
京戶部尚書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陞貴州
左布政使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值大旱彭韶議折收俸糧上疏曰切照東南財賦國

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邈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旣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裹盡行起身。次年九月八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京

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闕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卽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銀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

虧損實爲便益

本按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諸峒
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一
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
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闍給度牒就彼納米
給與賑濟湖廣鎮守太監韋貴議稱饑民南流數多日
有萬口經過驅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限欲行山陝
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

着該管里長招撫復業內關萬安等。議令山陝二學生
員有納米者廩膳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
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挨次選用
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
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
衛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
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
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
納者寡焉。能濟衆訪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今年頗
收合無請勅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
赴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該處撫按督同分守分巡

官分投出榜召募前項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開領度牒照缺選用入監讀書及爲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勅官南直隸湖廣鈔送陝西浙江銀送山西江西銀送河南俱公同撫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給散缺食人戶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鎮守等官旣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糧賑濟要令該管里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思流民缺食無言聊生拊循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

軍秋糧量_田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_田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流民以銷後患。仍勅各處撫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即便加意調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臣又深慮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去山陝河_濟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有銀之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矣。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鏗鎮守太監蔡

新下詔獄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卽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掖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於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築

門外毀拆民居。勅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於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一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鑿戒之昭。吳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郡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旣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

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象教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已
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
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
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
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
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
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
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
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
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
猶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爾。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持節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揆擊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往京師多方賣線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

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
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爾曾不知以
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
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舉且日損矣下人師
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
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
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
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
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若梁芳也梁
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儼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爾。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之。斷爲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萬一爾。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視默默可以固位。願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

斧戩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間，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

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不敢過。鑿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
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
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表
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
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
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安
知官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凡。恩
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伏事爺爺矣。叱恩出。至
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誣梁芳。合謀致俊死。
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

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黻諫知州。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封罕慎爲忠順王。入哈密。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於是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黻原職。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下。又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

沒齒於太平之日。爲幸大矣。通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掣問。臣恕當以林俊等爲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爲其游說也。實爲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予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國祚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通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佛

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師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房屋使之遷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爲建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

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於陛下。陛下欲陛下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于法。此臣之所未喻者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護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以知之。又造宮殿爲梁爲柱大楠木。南京各殿已無一根。近年脩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徧歷山谷尋採。五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動起數千人夫。止拽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爲難得不

知在京各廠見有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穀幾座
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陛下仁如帝堯
孝同大舜自踐祚以來不畷獵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
一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之明主大有
爲之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未之思爾此臣之所
以日夜凜凜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聖慈收雷電之
威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
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有歸心
宗社可以鞏固天下可以永保矣。疏入留中。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
書杜昌文華殿辦事○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
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
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
監張善善令人叻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資
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
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
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
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
地天下聞而快之

命南京戶部主事張倫督理懷慶平陽潼關等處運事

張倫上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陸無礙請量

摘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等。疏濬運河。

太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濟

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泲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泲諸泉歲久不濟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召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是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陳言謫官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

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敖毓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攷省。繼曉，冀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官。璣元雲南臨西縣丞。○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闖豎干政、妖僧惑援庇壬、儉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留中。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糾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

許之詔命母終仍出供職。○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矣。近倖千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章典。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筮。田景暘。張宣。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妨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上批荅曰。梁芳。章典。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浙江道御史汪奎

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法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徒。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陞。俱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汝省。綠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刑部十三道官應詔陳言請去鎮守等官。兵部尚書張鵬覆議存之。

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三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月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及管事者。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
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鎮不許管軍管
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
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陞官員內樂舞
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
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
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
名器又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
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
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追令奉職

詔不論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曠係是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空冊錢人情愈加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辦其奸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彼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

豈無後繼曉而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
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閒住。悉令復職。俾圖自效。如
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
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奸妄之徒。或執巧技。或狹
邪術者。不許潛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
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秦莽。又言正
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
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
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大勝關差
內官內使共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
一 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

者又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只有內官
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
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
舉。合無行令內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庫添差官
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
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事。又言

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
久。僱覓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
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
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
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

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
鄱陽湖迤邐數百里。上控荆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
盡。何以爲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
急罷也。况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
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爲晚。
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
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况中間
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
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
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
煎銷。實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彭韶應詔陳言曰伏睹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欵九 朝廷政事缺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 陛下言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旣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

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爲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彞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祥。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

臣庶匪不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足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

勝戰懼之。至時詔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上。以疏論貢獻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陸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子。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名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無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

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賈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傾貲上獻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以湖開漕渠也。○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倉場。

着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時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

身十身具一 卷之二一
方輿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眾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為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 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三月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翊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

命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

禮部覆議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

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悉宜曉諭如璟言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

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調順天永平巡撫楊繼宗
外任

順天府管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叅見不加
禮遇許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
庠擅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
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
外任翼許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
問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
發粟賑之○改總督宣大戶部尚書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還京。○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

於科道計功算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修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惟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科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權

身殿大學士劉珣致仕

珣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得安於位。珣尤鄙萬爲人。時時對客詈安。負國無耻。安聞積恨。與劉吉構。誣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令求退。珣遂乞致仕。○時稱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珣狂躁。劉吉陰刻。又昭德官好珍奇。管建中外有結納。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亂。三人不出一語救之。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然三人之中。惟珣猶賢。珣多談論。不知者目爲狂躁耳。至於國本之諍。與李孜省爲仇。自非安吉儔也。

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事彭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迨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肆譏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劉璋奏准淮楊滁和四處馬納價。廬鳳徐州仍令納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將順。上意匡輔時政。疏曰。臣伏聞近有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并替人討蟒衣。及不許奏要在外府騎馬。又聞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聖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爲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爲之不足。豪右兼并。而小民爲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爲之無別。僭踰日肆。而禮法爲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爲之不行。人皆知

此數者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去歲正月。皇上因天變勅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弊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真。或言詞過當。是以多不蒙採納。而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而言者反多咎謫。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安。有若官校之隨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志爲國者。日有畏縮而不敢言也。茲者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眷祐國家。將降萬年無疆之休。故啓宸衷而爲之。此臣民聞之所以懼忻鼓舞而稱頌詠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安。宗廟社

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也。如或持之不堅。禁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有失大信於天下。抑恐難保無虞於將來。伏望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聖旨禁約事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勅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勅旨。內叅奏其奉。特旨批出。傳奉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然臣此言。非欲矯情以沽名。而舍生以取禍。但欲成皇上之美政。爲恃寵者弭後患耳。惟聖明察其心。而赦其罪。幸甚。疏上。宦戚閣部左道諸人皆

不悅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䟽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

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䟽入。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三月虜入開元塞。○夏四月。封金玉二闕。眞君爲上帝。遣大學士萬安于靈濟宮致祭。○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

書○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翊善翊與安竝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每推舉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入中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罅隙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翊既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閣旻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譖旻於上復嗾所親科道論劾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璩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於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璩。王範等于午門前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八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久

番人馬力麻買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韋脊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僞，逐之。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刺加，而後覘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芴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寇，卽如後覘，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陳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璠

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眷未敢結問。眷積怨。每事裁抑。誣選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

入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竝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黷以致。韋眷橫行。曾臆穢。蛟清節。炎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是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

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囑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昏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凌

結樵侍一至於斯司寇之屬安... 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磁節奉公橫難譴攝石門萬里孰諒其寬臣
以罪人擯斥田野兼來自給百無一可圖敢冒死披陳甘
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矧屈抑之竟長護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
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然
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
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
爲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
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
今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叅替機務胡爲坐視無一
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
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
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
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壯助論汲黯
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
大臣遇事敢言者無喻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
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
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
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

李汝家

○以南京禮部

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十月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請以宅獻而託芳請襲侯芳言于上而許之旣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進內閣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竝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先是六科十二道劾奏戶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會緣陞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致之於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昭子綺納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實緣典司盍輿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會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內官熊保犯罪發南海子充淨軍。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萬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於青宮上卽位遂專

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

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官希得進御生皇子

一人未暮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勃

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

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

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

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

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

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嚙之及
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
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服無缺添註
管事奏入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內閣彭華致
仕○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夏
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五月京師大旱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轍藩臬比還得紹興俱
不敢往奏乞致仕至累草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猖
狂妄謾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
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先是清阿附萬安
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書李裕特遷清
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閩屬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
爲援直囑李致省爲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向
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蓋盛贊致省之
得君也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上杭盜
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秋七月進內閣萬安少
師○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甲
申夜金星犯元宿○己丑上崩於乾清宮○九月壬寅皇

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曰
謚曰繼天疑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憲宗

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劾遣還四川光相寺

時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劾稱
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
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
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爲祝聖實
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惟皇上獨斷乾剛大
彰天討將法王公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聖
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陞賞姦耗錢糧年久

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役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會。奇歎允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慮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

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蒼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爾。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道。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

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
求利之所以與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
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陛下
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
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
之革也不可待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待已且
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周上
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
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
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

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終。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寤大姦。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
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
用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
。若夫用事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賢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
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
。臣願陛下鑒其所旣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
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則君
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
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
下之政。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

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噍。白台間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

大聖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
能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
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爲陽。宦
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
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
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
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
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
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
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
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

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閔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

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言之。臣之責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東平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脩具。其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爲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報。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款千家。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未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盈。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切惟帝王爲政。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興。恭惟皇上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爲陛下

言之且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
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
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
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推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
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讒誣遠
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今腹
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
彰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
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
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
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辯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宄之權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効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 陛下起竑等

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
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
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下之
駒偃息笄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素
每托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斯爲下
品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羣僚其間素分不才甘
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竊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
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
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貫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
况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詼諧之臣以武帝爲君

力陳規論宇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
龜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如此則位不乏才
官多稱德况古昔聖主懸鼓設木自求誨議言之縱非
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遠欲罪之李林甫持此
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伏願陛下再頒
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
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
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
忠誠之切更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
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
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

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於一心不必挫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詣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咸寧

陞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墓茂陵詔議升祔禮制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茶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

一區宇肇正宗祧追祀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

文俱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
帝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
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儷崇天承聖皇太后
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
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
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
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此欽遵禮部侍郎倪岳會
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曰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
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穆

爲始祖文武爲世空蓋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
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
宋以禘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被時禘祖祧
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上頤朱熹皆以奉禘祖爲得
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
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
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
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
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禹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
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祧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上從之。○時吏部侍郎楊守陳亦上疏曰。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

當定九廟祧還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
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
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
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
歲一祫以後則是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
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
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
惟以明詔以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
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
詔書九廟猶或可容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

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祖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魯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

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何而太祖在昭穆之別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與聖廟不預禘祭而太廟主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禘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等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徵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憮故高宗以來如董宗玉屬

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黨初接論陳傅良諸
臣之議并祀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祀主時惟一
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東向之
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
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
議也國初追 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熙仁四祖亦但
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嚴父之義爾故未嘗以 德祖擬周之稷契
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
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不
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相漢以

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
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
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
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
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
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也
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
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
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
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凡
爾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

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廟密迩太廟祧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為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下附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

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旣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旣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耐于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祖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

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時不能從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先是司禮監太監懷恩奉公守正紕居鳳陽至是召還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堯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曰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
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
廟以祭之在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
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
新上食竝同太廟茲者恭遇 孝穆慈惠恭恪莊信崇
天承聖皇太后祔堯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
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
殿之儀仍乞 勅奉遷官於祔堯畢日暫奉神主於茂
陵獻殿以侑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事 太廟禮
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臨城奉

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禮
文庶幾咸合乎典禮 上從之乃於奉先殿之東別闢
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時有縣丞徐
頊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
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
議覆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人宮闈者究問萬安
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
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 旨以爲外面
流議難憑訪究已之

萬安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薄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
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盡力救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
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有進士倪進賢者少
年無行安與之密取爲庶吉士擢監察御史日講房中
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官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
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
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
去意恩乃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
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無
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自是莫復用也其篋耻如此

睿宗皇帝封興王。○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用京兵部尚書馬文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虜寇甘涼蘭鞏。○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陞通政司右通政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
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
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
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
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舉參之。與
論。薦用。各當其才。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
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
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是南京兵部右侍郎。